

真

著 等 迅 魯

版 社 流 奔

魯迅全集單行本

朝花夕拾
 野草
 且介亭雜文
 且介亭雜文二集
 且介亭雜文未編
 吶喊
 彷徨
 偽自由書
 準風月談
 花邊文學
 集外集
 集外集拾遺
 古小說叢書
 譯叢書
 毀滅
 十月
 熱風
 三集
 而已集
 而北
 南腔
 兩地書

魯迅紀念委員會編輯印

魯迅全集出版發行

本埠各大書店經售

魯迅三十一年業已出版
預約諸君憑原據取書

直入 奔流新集之一

作者 魯迅等
 編輯者 奔流社
 印行者 奔流出版社

總發行 香港 天一公司
 代售 上海 光復書店

代售 上海 五洲書報社
 代售 兄弟圖書公司

代售 光明書局
 代售 青年書店

代售 星加坡 正興公司
 代售 青年書店

定價 八角

民國三十年十一月十九日初版

直入

奔流新集之一

魯迅等著

奔流社版



魯迅·雪峯·許景宋·馮夫人·海嬰·馮小姐合影

勢所必至，理有固然

五八

有時發表一些頗形自憐的太太太太文章，廢名先生，這回在人間世上宣佈他的文字觀了……文字不是宣傳。

這是我們已經聽得耳膜起繭了的議論。誰用文字呢。文字不是宣傳的，也就是宣傳——這也是我們已經聽得耳膜起繭了的議論。

密之章目以為社會毫無影響，正如稱「廢名」以為真的廢了名字一樣。廢名就是名。要於社會毫無影響，必須連任何文字也丟棄。要真的廢名，必須連「廢名」這筆名也不寫。

假如文字真的毫無什麼力，那名人真是廢物一枚，寧生此一併了。

封面 玻璃廠的火災

比·C·葛尼威

魯迅先生未發表遺著

勢所必至·理有固然

直入

魯迅先生對批評的態度

景宋

懷雪峯

適夷

論掩蔽·彎彎曲曲·直截地戳刺(論文)

佐思

投槍和唾沫

舊調新編

沈家喬

關於人權

執諾

一口唾沫

章偉

蟋蟀和弄蟋蟀的人

胡理

這據說是「小疵」(雜文)

荆棘心

漏屋書札(讀書記)

曹天

「光明」頂禮記(批評)

北望

每月書話

「呼吸」

紅

「馬伯樂」

幸

「汾河上」

福

「靜靜的頓河」

世

陳毅同志(詩)

莫洛

第一名(小說)

錫金

老朱的悲哀(小說)

田青

畫頁

魯迅先生未發表原稿手蹟

魯迅雪峯及家屬合影

魯迅先生未發表遺著

勢所必至，理有固然

原署直入

有時發表一些顧影自憐的吞吞吐吐文章的廢名先生，這同在人間世上宣傳他的文學觀了：文學不是宣傳。

這是我們已經聽得耳膜起繭了的議論。誰用文字說『文學不是宣傳』的，也就是宣傳——這也是我們已經聽得耳膜起繭了的議論。

寫文章自以為對於社會毫無影響，正如稱『廢名』而自以為真的廢了名字一樣。『廢名』就是名。要於社會毫無影響，必須連任何文字也不立，要真的廢名，必須連『廢名』這筆名也不署。

假如文字真的毫無什麼力，那文人真是廢物一枚，寄生蟲一條了。他的文學觀，就是廢物或寄生蟲的文學觀。

但文人又不願意做這樣的文人，於是他只好說現在已經下掉了文人的招牌。然而招牌

一下，文學觀也就沒有了根據，失去了靠山。

但文人又不願意沒有靠山，於是他只好說要『棄文就武』了。這可分明的顯出了主張『爲文學而文學』者後來一定要走的道路來——事實如此，前例也如此。正確的文學觀是不騙人的，凡所指摘，自有他們自己來證明。

附記：

暑間房子搬動了一下，偶然從抽斗裏理出一些舊信，什物，筆記簿之類的東西。很意外的，就在簿子裏面見到兩頁魯迅先生的親筆稿。其一是已經登載出來的朋友墓誌的底稿；另一頁就是上面所抄錄而沒有發表過的。雖然經過好幾年的壓在書裏，還是可以看到它的皺摺不堪的遺痕，於是從這遺痕使我回憶起來了：這都是從字紙簍裏被我拾藏起來的。那一張墓誌稿，因爲已經留有底稿而丟棄掉，是很平常的。獨有第二頁沒發表過的這一篇短文，爲什麼也棄去呢？這使我記憶起那時魯迅先生剛剛放下了筆，恰好有什麼小事向他談到，他却煩惱起來，就把眼前寫過的一張紙團掉了。過些時候，我向他說：『你團掉的那張稿子我收起來了，給你重抄一遍，送去發表好嗎？』他連忙說：『不要不要，』就在他『不要不要』之下壓置到如今。然而這也是他的吉光片羽，也許有些人看了會討厭，但是一定更有些人珍視他的片言隻字，不管怎的，發表出來就是了，依着幾位朋友的好意，如是爲了原文提到『人間世』，我從書櫥裏找出創刊至四十二期的全份，那是從民國二十三年四月起至二十四年十二月止，廢名先生曾有五期投稿，值得玩味。

的是第十三期（二十三年十月）的『知堂先生』末段的關於宣傳的也是「吞吞吐吐」的妙文，也許魯迅先生的短文是對因此而發的罷。此外『人間世』第二十六期，還有一篇也是廢名先生的『關於派別』，都多少和『知堂先生』的一篇有關，也許就是那一時期，那一些人的文學觀或派別觀了。因為文章太長，此地不再抄錄。意思祇在查出魯迅先生寫這篇短文的時代，大約是在二十三年十月，如此而已。

三十年九月三十日景宋謹記

筆談

出版社發行『筆談』業已出至二期。該刊由茅盾主編，按月出版，內容有遊記與地方印象，掌故，軼聞，雜感隨筆，讀書札記，書報春秋，詩歌，小說，戲曲等部份。莊諧並收，辛甘兼備，均係富於營養之作品。第一冊定價港幣二角，國內售價國幣六角，各書店及報攤均有發售。

收成

上海詩歌社最近出版的詩歌合集，收集海內外新詩人辛勞，魯夫，鄒荻帆，令狐令德，鄒綠芷，莫洛，濺波，木以圭，向青，雷石榆，胡危舟，陳殘雲，盧韋，許幸之，朱維基，錫金等精粹的佳作多篇，又有葉素譯海涅詩鈔，芳信譯涅克拉索夫的托潑狄金將軍等名詩。每冊定價國幣五角，各書店及報攤均有發售。

魯迅先生對批評的態度

景 宋

魯迅臨死前不久還承認他的怨敵非常之多，而且表示了：『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粗看起來，似乎他是非常之倔強，不能接受別人的批評似的。其實，不幸得很，他所遭遇的大半是沒有原則，或是原則相反的攻擊，絕不是有原則的批評。那麼，他所採取的態度，我們不難從這方面去觀察。

值得說明一下的，就是攻擊魯迅的人們，大多是認識他，却並沒有在什麼座談會之類的場所和他聚合在一齊；不過從他的文字上，可以窺知一些大概就是了。也許他的『怨敵』曾經開過座談會，交換意見之後，再來對付他的罷？然而，在他這一面，却是孤軍抗戰，獨往獨來的。自然，攻擊他的都目認抱有充分的理由，他們揮著的招牌，旗子是批評，絕對沒有人肯承認是攻擊。所以，這篇短文所說的批評，多少和普通界限分明的有所不同，但爲了易於瞭解起見，也不妨分別說一下。

所遺憾的，就是終魯迅一生，未嘗遇到幾個真正的批評者，所以他說：

『凡有一人的主張，得了贊和，是促其前進的，得了反對，是促其奮鬥的，獨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並無反應，既非贊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這是怎樣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爲寂寞。』（吶喊自序）

這寂寞很長久，直到寫彷徨時還存在着，所以題彷徨的詩有兩句：

『兩間餘一卒』

荷戟獨徬徨。』（見集外集）

那真是披肝瀝胆，把他內心的血剖示給人們的悲愴詞句了。
現在我們看看他所遇到的『怨敵』都是什麼樣的呢？

人身攻擊

首先，抵抗倚仗軍閥殘餘的惡勢力所憑藉的『正人君子』們，所誣辱的『挑剔風潮』而給予他的爲了『藉』和『系』的污穢。那些『怨敵』所慣常用的手段是『流言』。（見華蓋集）其次，創造社們所攻擊他的是躲在酒樓背後，『閒暇，閒暇，第三個閒暇』還覺不夠，甚致於罵到態度，氣量和年紀，更甚而至於牙齒的色澤，彷彿也有關於革命與否似的。（見三間集）從此濫觴下去，以至兒子也要分負罪責，被楊邨人誣他『領到了南京中央黨部的文學獎金，大開筵宴，祝孩子的週年』。（見南腔北調集）凡這些，給予魯迅的攻擊，據他自己粗粗地寫出來是：

『從前年以來，對於我個人的攻擊是多極了，每一種刊物上，大抵總要看見『魯迅』的名字，而作者的口吻，則粗粗一看，大抵好像革命文學家。但我看了幾篇，竟逐漸覺得廢話太多了。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彈所擊之處，也不是致命傷。例如我所屬的階級罷，就至今還未判定，忽說小資產階級，忽說『布爾喬亞』，有時還陞爲『封建餘孽』，而且又等于猩猩。（見創造月刊的『東京通訊』）有一回則罵到牙齒的顏色。在這樣的社會裏，有封建餘孽出風頭，是十分可能的，但封建餘孽就是猩猩，却在任何『唯物史觀』上都沒有說明，也找不出牙齒色黃，即有害於無產階級

革命的論據。」（二心集「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

對抗這人身攻擊，他是用客觀的理智來

反 駁

在『正人君子』們『流言』所引起的『可惜』他『先奉還他，無端送給我的『尊敬』』而且指明這『一個制馭別人的巧法：可壓服的將他壓服，否則將他抬高，而抬高也就是一種壓服的手段』明白地說出：

『我所憎惡的太多了，應該自己也得到憎惡，這纔有點像活在人間；如果收得的乃是相反的布施，于我倒是一個冷嘲，使我對於自己也要大加侮蔑，如果收得的是吞吞吐吐的不知道算什麼，則使我感到將要嘔噁似的惡心。然而無論如何，『流言』總不能嚇啞我的嘴……』（華蓋集我的「藉」和「系」）

他為什麼敢於這樣大胆的呢？因為他知道：『「在這樣的社會裏，」有些「公平話」總還不免是『他或她的酒飯填出來的。……倘使連酒飯也失了效力，我想，中國也還要光明些。』（華蓋集並非閒話）制馭別人的巧法，除了用『尊敬』和自稱是『公平話』之外，還有用『尖酸』的筆調，『顯戰士身而出現，』並且習用老子『將欲取之必先與之』的戰略，說魯迅是『正直』的。』

『所謂戰線，也仍舊不過是創造社的戰線。所以我和西澤長虹戰，他雖然看見正直，却一聲不響，今和創造社戰，便只看見尖酸，忽然顯戰士身而出現了。其實所斷定的先兩同的我的「正直」也還是死了已經兩千多年的老聃先師的「將欲取之必先與之」的戰略，我並不感服這類的公評。陳西澤也知道這種戰法的，他因為要打倒我的

短評，便稱讚我的小說，以見他之公正。」（三）問：集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

他自己對於被批評（實即攻擊）的態度究竟是怎樣的呢？

先時也發發牢騷，而『呻吟』，但馬上說明有外在的原因是社會『病』。

『雖然有人數我爲『無病呻吟』黨之一，但我以爲自家有病自家知，旁人大概是不很能明白底細的。倘沒有病，誰來呻吟，如果竟要呻吟，那就已經有了呻吟病了，無法可醫……所以呻吟而批評家們曰：『無病』，我實在豔羨他們的健康。』（填從胡鬚說到牙齒）

其次最重要的，是抵抗『流言』，用『真實』，即所謂『事實勝於雄辯』，無論如何蠻橫的論敵，也沒法扭轉事實的。當民國十四年，北平民衆因爲主張關稅自主，游行示威的時候，遭遇到巡警的斷絕交通，至于發生衝突。這時『整頓學風』的章士釗以及其黨徒們，是很願意有機會，自然也認爲游行示威的不合法，而把魯迅硬拉入隊伍中，並且確鑿有據地在報章喧載：『門牙確落兩個。』他的回答是：

『如果打落了兩個門牙，藉以能給若干人從旁快意，『痛快』，倒也毫無吝惜之心。而無如門牙，只有這幾個，而且早已脫落何！但是將前事拉成今事，却也是不甚願意的事，因爲有此事情，我還要說真實，便只好將別人的『流言』抹殺了，雖然這大抵也以有利于己，至少是無損於己者爲限。（同上從胡鬚說到牙齒）

但真實也並不全用作反攻的利器。當休士先生來到上海，公開招待時，魯迅並未接到通知，却被人斷定他是看不起黑種，而且更引起前時歡迎蕭伯納和梅蘭芳在一起的經過，隱示他的勢和。而實在呢，在大家公開招待之前，魯迅早已和休士先生接談過了，不過當時的環境是未便從實說出的，所以一任人家『虛構事

迹，大加奚落」的『誣蔑和侮辱』，而沒有正面把『真實』說出來的必要。（南腔北調集給「文學社」的信）

另一個反證，『寫在墳後面』他自己指出：

『偏愛我的讀者，有時批評我的文字是說真話的。這其實是過譽，那原因，就因為他偏愛。』

那麼，全是一片假話麼？也並不然，祇是在某些狀況之下，『壓迫者指為被壓迫者的不德之一的這虛偽，對於同類，是惡，而對於壓迫者，却是道德的。』（且介亭雜文二集陀思妥夫斯基的事）虛偽有時也不算不德，則稍稍把事實不全部說出，更沒有什麼的了。

對於被批評的時候，如果沒有自我檢討，是很會流於偏激自是的。然而倘使一味懾服於批評者的喧嚇下的淫威，那就會盲目地滅自己志氣，長他人威風，似乎都不大好。這裏就要用事實和自我的批判來處理了。譬如『吶喊』裏面，大家都推戴阿Q正傳或狂人日記，那是因為那時作者對於封建傳統等的襲擊，在『五四』時代，可算是大胆的創作。而當時以批評家自命的成仿吾先生，却『以「庸俗」的罪名，幾斧頭砍殺了吶喊，只推不周山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這就使魯迅『不但不能心服，而且還輕視了這位勇士。』因為『「自家有病自家知」罷，不周山的後半是很草率的，決不能稱為佳作。』於是吶喊印行第二版時，即將這一篇刪除。……我的集子裏，只剩着『庸俗』在跋扈了。』（故事新編序言）

藉批評的美名而做肆意攻擊的把戲，魯迅是很清楚的，遇着這一類人，他往往就絕不假以辭色。甚而可惡地戒酒，吃魚肝油，以望延長生命，好給憎惡者多不舒服幾天，得到嘔吐，也高興的。（墳題記，寫在墳後面）

所謂『給憎惡者多不舒服幾天』並非用無賴手段，也還是很嚴肅地對待的。即如答楊邨人先生公開信（南腔北調集）裏面就表示着：

『總之，我還是和先前一樣，決不肯造謠說謊，特別攻擊先生，但從此改變另一種態度，却也不見得，本人的「反感」或「恭敬」我是毫不打算的。請先生也不要因為我的「將因為生理上的緣故而要停止工作」而原諒我，為幸。』

當時中國的批評界是怎樣的趨勢呢？

『就耳目所及，只覺得各專家所用的尺度非常多，有英國，美國，尺，有德國，尺，有俄國，尺，有日本，尺，自然又有中國，尺，或者兼用各種尺。有的說要真正，有的說要鬥爭，有的說要超時代，有的躲在人背後說幾句短短的冷話。還有，是自己擺着文藝批評家的架子，而憎惡別人的鼓吹了創作。倘無創作，將批評什麼呢？這是最所不能懂得他們的心腸的。』（三間集文藝與革命）

以如此混雜的批評界，弄得文壇好像有個『集中營』，稍稍有些不同，即有大逆不道的罪戾。自然魯迅更是衆矢之的，因為他不但談談文藝，偶而也牽涉到社會問題，這就使人難堪了，說他是『貳臣』。總算還好，仍然能够『苟全性命』，『獲得首領』直至病死，那也非戰之罪，所以終於能集齊一本『二心集』。在序言裏並且明白說：

『含血噴人，已成了中國士君子的常經，實在不單是他們的識見，只能夠見到世上一切都靠金錢的勢力。至於『貳臣』之說，却是很有意思的，我試一反省，覺得對於時事，即使未嘗動筆，有時也不免於腹誹……但御用文學家

的給了我這個徽號，也可見得他們的「文壇」上是有皇帝的了。」

其實批評是不可缺少的，不管是自己或別人。社會愈進步，批評的責任就落在大多數人的手裏，每於工作之前，大家發表意見，共同就意見而分別駁討，尋出一個公同認為得當的做去；做了而還有不妥之處呢？也仍然有工作檢討會之類的機構，用來從經驗中再行體察得失，所得的結論大家一律奉行。那纔真正是『大家一條心』。但中國的一些批評家却不這樣，多少帶着些私見，隨自己的好惡做出一個模型，硬套在別人身上，彷彿稍有不合，即等於大逆不道似的。這種專橫任意的姿態，怎能叫魯迅心服？在他以為批評是應當有的，却應該注意：

批評法

(一) 精神的冒險

他反對滿口謾罵的批評，然而也不是不能罵。估定錯處，公平地罵是應當的，當然會有回報，這就要有不怕事的膽量了。

『不要破口就罵。滿口謾罵，不成其為批評，Gentleman 決不如此。至於說批評全不能罵，那也不然。應該估定他的錯處，給以相當的罵，像塾師打學生的手心一樣，要公平。罵人，自然也許要得到回報的，可是我們也須有這一點不怕事的膽量，批評本來是「精神的冒險」呀！』（華蓋集：評心雕龍·寅）

(二) 有一本解剖學

魯迅感覺對於他的攻擊雖然多，却覺得廢話太多，『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彈所擊之處，也不是致命傷。』